

【活色生香】 谢晓 广州娱乐博主

拍给Z世代人的青春片

“如果此时此刻，你喜欢的人刚好也喜欢你，那么现在，就是未来。”15年后再拍青春片《盛夏未来》，导演陈正道对于家庭、爱情、青春的看法更加成熟了。

作为青春片，它拍得很真诚。青春活力、勇敢无畏、迷茫困惑、青春成长……该有的元素都有，但它又不同于一般青春片，没有重复堕胎、分手、绝症等青春伤痛文学的创作套路。主题更开阔，探讨了如何勇敢面对真实自己的问题。

影片上映后引起热议的是，吴磊饰演的网红郑宇星的感情对象不是她——张子枫演的陈辰，而是他——DJ MING。上半段当我们看到陈辰与郑宇星相识相处的故事，正习惯性打算嗑他俩CP时，导演却忽然终止了这种暧昧

【拒绝流行】 曹林 北京时事评论员

“高考胜出者”的阅读

钱理群教授说，语文老师承担着给予学生“精神的底子”和对语言的美的感受。是的，语文教育决定了那些影响我们一生的关键要素。受到过好的语文教育，打好语言文字基础，能让我们在视频图像和娱乐文化的喂养环境下，保持严肃并坚硬的阅读习惯，有强大的枯燥耐受力，不被“小作文”带节奏的批判性思维，流畅的写作和表达能力。

这些都是现代社会定义一个人“优秀”所必备的：坚硬的阅读习惯和枯燥耐受力，让我们能接触到最有价值的知识；批判性思维让人总能在相同中看到不同，从正常中看到反常，有创新敏感和创造欲望；流畅清晰的表达，不必借助他者中介，自己舒展自己，在有效率的沟通中更多被看到、被理解、被欣赏。

不要觉得“阅读”很容易，你试试能不能做到打开一本书就立刻能读下去并汲取到思想？有效率地致知（获得新知）的阅读，不是件容易的事，需要自小语文教育中的训练。阅读某个文本，不是仅训练学生去找“中心思想”“写作目的”，找标准答案，而是沉

欢愉的叙述，转而进入到一个更高的故事境界。陈辰提议跟郑宇星一起去见他前任，两人最终在海南电音节上见到了MING，而故事的发展接下来也突破了我們慣常的想象，郑宇星说，要是我能爱你多好啊。我们才明白他不爱她的原因是身份问题。但他还是礼节性地回赠了她一个吻，很多网友对此不能理解。而我理解这是一种成全，虽然身为两个平行世界的人，我无法爱你，但那一刻我想吻你。故事继续，两人在电音节上的对白也让人简单的爱情故事主题瞬间提升了一个档次。

除了青春主题，影片关于父母和孩子如何互相放手的思考也很当下。父母怎么学会尊重孩子，孩子怎么了解父母对自己不是管束，而是爱？影片也给出了答案。

浸其中与作者对话，在对话中获得愉悦并习得新知的过程。

这个过程，要有深度的专注，沉浸其中才能先湿后畅、先慢后快，抵达新知。我跟北大和人大那些“高考胜出者”交流时发现，他们绝不只是“优秀的考生”，不是精致的考试机器，而是在中学阶段就读了很多书，阅读和致知能力很强。受爱读书的语文老师的影响，他们很少在手机上阅读，能抵制强刺激的诱惑，集中精力专注于纸质经典，一本书一本书去“啃”。投入身体劳动，在凝神阅读中捕捉书中多重、深层信息，勤奋地用笔记下触动自己的精彩段落。中学语文课养成的阅读积累和习惯，让他们在进入大学后读文、检索信息和深度认知上，有更优秀的表现。

日常媒介消费中，人们能够刷手机看视频看很长时间，却做不到坐下来看几页书，就是缺乏专注阅读的训练。被有着强刺激按摩效果的视频惯出了惰性，追求轻松、有趣、直观、动感、快感，对单调和枯燥耐受力极低。缺乏严肃阅读的能力，也就无法建立一个凝神静观、主动思考、深度致知的理性人格。

【如是我闻】

李雪涛
北京外国语大学
历史学院教授

知识、方法与教育

人的一生不断在摄取不同的知识，之后将这些知识组合到原有的知识和经验中去，从而使得自己的知识获得更佳的结构。如果一个人一直以一种方式观察的话，那他一定会有些“死角”。

任何一项研究都离不开方法的支撑。黑格尔指出：“哲学的真正的实现是方法的认识”，“它既不能从一门低级科学，例如数学那里借取方法，也不能听任内在直观的断言，或使用基于外在反思的推理。而这只能是在科学认识中运动着的内容的本性。”对于黑格尔来讲，理念辩证法就是普遍的认识方法和一般精神活动方法。

颜之推认为：夫读书之人，不仅是人世间的事，即便是天文、鬼神，也都没有办法瞒过他们。因此，禅宗中有一句话说：“眼里无筋一世贫”，意思是说，目光短浅，没有见识的人，注定一辈子要受穷的。只有通过以上的三种方式的螺旋上升，人才最终形成自己的思想。1954年，爱因斯坦在母校苏黎世联邦工业大学建校100周年的纪念活动上说：“只有忘掉在学校所学的东西，剩下的才是教育。”也就是说，教育是超越具体知识之上的方法、视野和思想。

【横眉热对】 杨小彦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

再谈古代作品之谜

为孤证，使使后人百思不得其解。

或许这恰好证明，所谓画者，也就是今之艺术家，当年其实普通得很，既无地位，也不显赫，能留下尊姓大名，已属大幸！

《溪山行旅图》，画者范一宽，董其昌称此作为“宋画第一”，可见其重要。自宋以来，此人此作向有著录。更重要的是，上世纪50年代，台湾故宫一个叫李霖灿的研究员，居然在画中找到了隐藏于树丛里的“范宽”二字。此发现足以证明画作之真实性。

□陈小莉

音乐心锚

我是热爱音乐的。但我不敢说出口，原因是习得性无助：想唱歌，却永远慢半拍。常常一曲未能唱罢，掌声已四起——喝倒彩的人在喊“姑奶奶你快停下来”；想弹琴，兴致勃勃往钢琴前一坐，却无论如何管理不好自己的两只手，再优美的乐曲在我手下都变得索然无味；想打鼓，每次我手拿鼓槌、脚踩踏板时，一旁旁人激情澎湃的同伴就开始消极怠工：“你再打下去，我们都要睡着了。”

好在，音乐本身并未嫌弃我。它总会在某个时刻挠到我的痒处，拨动我的心弦。

脑子里常常回响的一支歌曲是费翔的《冬天里的一把火》。记

得我大约十八九岁，正是情窦初开的时候，有胆大的青年小伙子，穿着喇叭裤、提着双卡录音机在大街上招摇过市，录音机里单曲循环的，正是这《冬天里的一把火》。他们把音量扭到不能再大，总是让保守的中老年人恨得牙痒痒。但那句“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焰，燃烧了我”，却烧得我热血沸腾。它记录的是关于青春、关于爱情的故事。

《回家》是我唯一熟悉的一支萨克斯风曲子。每当萨克斯所特有的音色一响起，我心里某处，便会现出一张网，将我整个人网住，连根拔起似的飘浮起来，我的灵魂像出了窍般，停在一个固定的

故乡的云

□高凯明

到了那块阔别40多年的大岩石旁。那一刻，热泪夺眶而出，他痴痴地躺在大岩石上，像一个躲进母亲怀抱的孩子，久久不肯离去。

在杜老的记忆里，沂蒙山抗日根据地的每一片云都是吉祥的。比如那棵有着两百多年树龄的老栎树挂挂的云彩，也一直摇曳在他脑海中。

那天天气晴朗，身为蒙南支队组织干事的他外出执行任务，经过罗圈峪村头那棵大栎树下的地瓜地时，一位正在刨地瓜的老汉突然冲过来，一下子把他按倒在地瓜垄下。随即，老汉把自己的棉袍脱下来盖在了他身上。说时迟，那时快，一队巡逻的鬼子兵朝这里走来……那地瓜地里的老汉盖在他身上的何止是一件棉袍，那就是天上的一片吉祥的云啊。

杜方平说，在那段艰苦卓绝的斗争岁月里，八路军先后有三十多位将士被罗圈峪的乡亲救过。当时为了粉碎日寇的“铁壁合围”，乡亲们还自愿把家里的粮食种子埋在地里，上面插上记号，等八路军深夜前来抢救。

终于回到了日夜思念的罗圈峪，可杜方平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因为他发现这里的乡亲们日子过得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村

周围的环境变化也不大，就连老栎树下，当年围坐在抗日名将肖华司令员周围聊天时，自己曾坐过的那块平滑的石头也依然默立于原处。那一刻，杜老又一次流下了眼泪。

几天后，他像当年发动群众那样，把几位村干部招呼到大栎树下聊天……之后，他回到南京家中，把多年来省吃俭用攒下的所有积蓄，分批次寄回罗圈峪。

有一天，杜老终于看到罗圈峪村家家亮起了电灯，户户用上了自来水，还听到从12间新建的校舍里传来琅琅的读书声。杜老笑了，他猛然发现，在那棵大栎树上，又有一朵云挂在那里，久久没有飘散。

二

杜老后来要求把自己葬在了罗圈峪村头。“天边飘过故乡的云/有个声音在对我呼唤/归来吧/归来哟……”那天我拿着手机播放着费翔演唱的《故乡的云》，去村头杜老墓地探望。同样作为离乡游子，在老人墓前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我去了村里新落成的“一扇门板”纪念馆。纪念馆在一家幼儿园隔壁，正门前高高耸立着一块酷似一扇门板的大岩石。石门两旁各有一株参天大柳

“乡音”征文

觅沙头红炮楼

□荷梦

那日，老伴闻说南海沙头永乐村附近有座红炮楼，那里河涌鱼儿肥美，可垂钓。我们驱车前往，兜兜转转到了沙头野麦，找来找去却只见荒草萋萋，机声隆隆，举目皆是运货车、吊吊，不见炮楼。

将车缓缓停靠路边，好不容易才遇到一路人问路：“请问这附近是否有个红炮楼？”“红炮楼？”操外地口音的中年男子表示闻所未闻。

我们只好先进村。村口保安亭处遇到一位穿白色运动衣、六旬开外的老伯。老伯热心，竟知红炮楼典故，用苍老的大手向大堤上一指：“在那儿。上了堤，很多塔吊、集装箱的地方。”“我们刚从那儿来，没看见红炮楼啊。”“上世纪五十年代就拆了。那是村里的大地主建的。”老伯甩下一句话，走了。

夜色渐已迷离，郊外微寒。我与老伴仍不甘心地四处寻觅，想找到一点炮楼的痕迹，最后仍无功而返。老伴最初兴冲冲跟我说要带我去寻红炮楼时，我还在脑海里设想过：一座圆而高大、满屋很多洞眼、充满沧桑感的红色老屋，屹立于村庄的一角，就像广东顺德现龙村的红炮楼那样。没想到岁月的烟尘竟已将我掩埋了——沙头红炮楼，如今仅剩一名，在百度地图里静立着。

第二次到沙头，思忖着这里土生土长的老人，或许知道红炮楼，我决定到村庄深处寻访。先遇一穿红格子衣的老伯，很热心，他说小时候见过红炮楼，但记忆模糊；再遇一在门口浇花的

老伯，他说红炮楼有一二层楼高，红砖，墙上有许多小窗；正砌着，一位穿米色短衣、身材矮小但精神矍铄的老伯牵着一四岁男孙路过，他说，小时候，爷爷经常跟他讲北村的故事。那北村原属海外的村庄，经常被洪水浸泡。他竟念出了一句顺口溜：“有个老村叫村家，一来慌水大，二来贼船埋，三来簸箕杂米，四来手抱松柴。”可知，当年这里有多穷，类似海盗的船贼有多凶险。老伯说，红炮楼是最有钱的大地主建的，当初是为了防海盗。村庄靠水边，经常有海盗靠岸，抢掠东西，残害村民。但具体什么时候建的他就不知道了，只记得起初有四五层高，方方正正的，墙上有许多洞眼。1949年后，村镇兴建了大堤，红炮楼收归水利所有，成为办公之地。炮楼周边均是鱼塘，它的功用也渐渐演变为防偷鱼的盗贼。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很多建筑被拆，如村里的庙宇等，红炮楼也从原来的四五层被拆成两层，再后来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老伯带着孙子走后，我仍扎堆在三个老村口中间，聊着红炮楼的历史，但没有更多新鲜故事了。恐怕只有时间与脚下的这片土地，见证过这楼里曾生活过怎么的人，发生过什么样的事吧？



微信扫码
聆听乡音
上期乡音
征文《乡
音已改染
毛衰》粤
语播音

《“乡音”征文》栏目欢迎投稿。稿件要求具有纪实性，以散文随笔为主，紧扣岭南文化。投稿请发至邮箱：hdjs@ycwb.com，并以“乡音”征文为邮件主题，个人信息请提供电话、身份证号码。